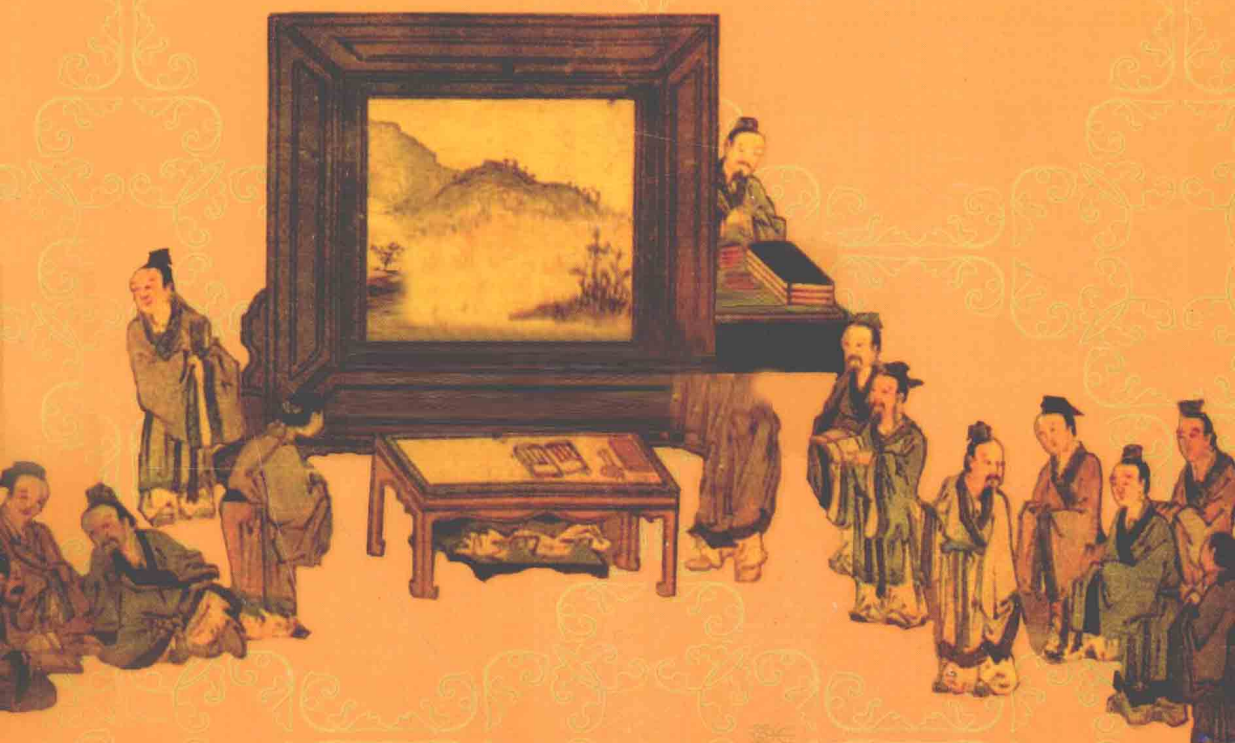


名家推荐 国学珍典

四書新解

sishu xinjie

【民国】沈知方 主编 蒋伯潜 注释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四 书 新 解

(民国) 沈知方 主编
蒋伯潜 注释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新解/沈知方主编;蒋伯潜注释.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145 - 0060 - 8

I. ①四… II. ①沈… ②蒋… III. ①儒家②四书—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3434 号

四 书 新 解

主 编: 沈知方

注 释: 蒋伯潜

责任编辑: 董拯民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西门 电话 010-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6000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29.2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5 - 0060 - 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四书新解》原名《语译广解四书读本》，是由沈知方主稿，蒋伯潜注释的最通俗读本，简明易懂。被学界公认为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后最权威的四书注释本，众多著名学者一致推荐，既适合初学，也适合精进，在中国台湾曾作为国学教材。

沈知方（1883—1939年），世界书局创始人。浙江绍兴人。原名芝芳。著名出版家，与友人先后创建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1921年创办世界书局，并任总经理。一生读书、编书、印书、售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四十年中，无不与书业为缘”。

沈知方主稿此书启于“炮火连天，鸟无静枝，鱼无恬波，老弱填于沟壑，妻子散而至四方……”的日寇侵华之时。意在实现“总念圣人之言，如菽粟布帛，皆人心之所恒具，人理之所常在。为父兄者，苟得此一帙，置诸案头，便足教其子弟，人人能教其子弟，则社会国家可臻于和平；而一切尔诈我虞，杀人越货之行为，皆可免除……”的和谐社会，大同盛世之理想。

蒋伯潜（1892—1956年）浙江富阳人。著名经学家、文献学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受教于钱玄同、胡适、鲁迅等名师。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曾担任过世界书局特约编审、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等。于经学、文献学、文学均有很深造诣。主要著作有《经与经学》、《十三经概

四书新解

论》、《经学纂要》等。

此次出版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由粹芬阁出版的《四书读本》为底本，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1. 编排。在编次与排版上，完全依原书编次，竖排转为横排。《大学》、《中庸》原书内文题目不太明显，此次出版我们加大了字号，以示醒目。

2. 汉字简化。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例》、《简化字总表》为基准，以《辞海》、《汉语大字典》为依据，未尽之处，仍依古籍整理通例处理。

3. 标点符号。在参照原书的基础上，对于明显不符合现代标点使用习惯以及疏漏、疏忽的地方进一步审慎更正，以适当今读者。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乃我辈之责，在整理过程中虽悉心订正，也不免谬误，望读者指正。

英 巍

2011年元月 北京

廣辭四書讀本足為世學津梁
即曾於熟誦者亦資印證

呂思勉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序

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其子志明持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請序於余余與沈氏有姻婭之雅顧未識先生也志明且以梓分閱藏書自贈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不惟詩書皆後而將以先覺覺世之後覺者也低徊之不忍置先生之於是書也自序曰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嗚呼余二十五歲而孤當先君子易箚之日執吾子曰克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持此以往庶乎可以為人余深誌之不敢忘及建光華大學其始也以知行合一為校訓其後易以格致誠正先生所謂誠正忠恕者適相合焉焉得無言先生又言四書非救人藥石乎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迕差以千里嗚呼天生孔子為萬世師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子思孟子皆得聖人之一體其言所以教時也自春秋以迄戰國天下泯泯矣其禍始於身之不修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渺焉一身而事之建政之成教之興皆其責焉危矣哉重矣哉故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然則四書者其修身之本與由漢以來注四書者衆而集大成於紫陽朱子謂紫陽不講訓詁而學之為效習之如鳥數飛其注論語閤宗明義精切如此謂紫陽再三易稿求無弊而已聖意轉

臨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談上聖人多為中人以下言也高而無當吳取焉余自幼熟讀四書而學庸論語且讀朱註及長取孫夏峯四書近指李二曲四書及身錄黃徹看論語後集更讀之益有以發揮旁通然非所以語初學也先生於四書可謂勤矣先之以王船山先生之講解繼之以顧學名儒之校訂終之以蔣伯潛先生之譯述廣采漢宋諸家之說間為朱註補正其兢兢於諸或乖迤差以千里者誠鄭重之也雖然非王荊諸先生好學深思精心抉撰使讀者明白曉暢而得津逮之功何能成先生之志哉惜乎書出而先生逝矣然書在而先生不死矣抑余尤有言者曾南豐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戮之善而蔽其害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今也利害得失之間顯著於寰海矣豈惟中國哉而中國自唐虞三代而下莫不有學其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也者小而六藝大而天下國家無所不包形上形下格致典誠正並重其學詩也興觀羣怨而外必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又豈以空疏無具之躬漫焉而談氏人社稷哉今海外且譯四子書矣彼豈無所見而為此迂闊乎亦知其有不可少也人以爲不可少而我忽之俱矣况斯讀本明易淺近溫故而知新下學而上達古之誦錄求人不能曉其意非吳也吾願學者手此一編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以端其趣以去其蔽措之天下國家其本既立知識技能亦遂之而餘裕矣賢諸邦人君子以為何如

精義閣四書教

成已之天而大觀東南惟上海一埠以我國租界得與外
自接於今人之耳志大破之震撼與夫啼飢殍寒
之慘耳之慘且至也嗚呼此誠千古未有之奇也
我余與初方先生朝夕相見未嘗不盡其傷懷而新禍變
之身之有自也厥終不亡一旦播遷以至於此夫豈吾
人之所逆料哉雖我有所見但事勢力所及敢於今
日又安知不為天下後世所見也彼孔聖不克垂於
主說語之有惟其其不克也數千年來殆若日星之
東傳而集之四子書者其尤其精粹者也東方諸國人士
奉誦不繼上之說之以修其身治平為之身所事之方
為於今日反以激成大變之教代為事修孔孟而生於世
多知其痛心疾首為何如也以此固不僅一時一國之
事也其域道義之畔者以其真際者即為世界

人類之能時。西方有聖人也。東方有聖人也。或制器械。以第
 人力。或植德義。以範後世。所以為聖者。不同而歸。於振
 今之心。固未有異也。是宜取而誦之。詳以考之。使人。即
 於大同昇平之世。而無後禍。多之生。志弥大而心弥苦。其
 之近。迂而生理。實最親切。有味也。諸通人。中之解釋。蓋再
 度矣。維茲孔聖。微之。大義。固未易盡也。能得真傳。為之
 修訂。終未慊焉。意。為子孫。為我國。之子孫。而後。日。吾年。以
 六十生。年。年。可紀念。去。此。老。成。即。是。最。榮。耀。之。紀念。品。也。余。方
 踐。踏。上。言。以。應。通。老。受。伯。潛。先生。命。自。官。陽。遜。難。來
 滬。余。目。以。修。閱。數。月。而。書。成。掇。什。印。布。之。年。即。初。方
 先生。周。甲。之。期。也。於。是。三。人。祝。之。而。笑。乃。為。之。敘。以。志
 大。礪。初。了。中。區。調。有。好。吾。三。人。者。嗚。呼。二。十。八。年。七。月。廿。二
 日。敘。於。上。海。梓。芬。河。

可園蔡冠洛



语译广解四书读本

刊行序

沈知方

余幼读《四书》，仅能上口，圣贤微言大义，无从窥见其一二。辍学经商，在上海与夏萃芳先生办商务印书馆，又与陆费伯鸿先生创办中华书局，未几又创办世界书局，四十年中，无不与书业为缘。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而总其大要，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成功于奋勤之中，乃知困难之来，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同时佚豫嬉乐，足以肆志，而疏忽粗略，即为败事之根。斯时回味《四书》中一二语，遂觉无不深中肯綮，可见圣贤救世之心，发为言论，垂训万古，非无故也。急欲得其意趣，而学浅才疏，未能会通；因请同邑王缙尘先生为之讲解，先生学识富丰，究心经学，每多创获；解释尤不厌往复再三，曲譬善喻，务在发其聋聩，开其茅塞。更觉以前种种经过，或困于心智，或局于论量，或囿于浅见，或昧于时势，未能应付得当，有时心旌摇摇，无所适从，皆见理不明，读书不多之故也。

岁月空过，老大徒悲，每一念及，为之慨然兴叹。今听先生讲解，乃知圣训出于体验，事业根于学问，立身之本，诚正二字足以尽之；处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百川以海为宗，群言以圣为宗，否则，词华虽工，亦徒以饰鞶帨，如心意而已，非所以立己立人也。

当一·二八沪战发生时，炮火连天，鸟无静枝，鱼无恬波，老弱填于沟壑，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惨，亘古罕见，思彼孔孟二圣当春秋战国之世，暴乱日作，欲救以仁义，而时君皆迂视之，不得行其道，乃退而授徒著书，以遗后人，时至今日，《四书》非救人之

四书新解

药石乎？因又请王先生演为广解，期业务之暇，资以自习；总念圣人之言，如菽粟布帛，皆人心之所恒具，天理之所常在，为父兄者，苟得此一帙，置诸案头，便足教其子弟，人人能教其子弟，则社会国家可臻于和平；而一切尔诈我虞，杀人越货之行为，皆可免除，岂特尧舜小康，大同盛世，庶几近之。版既侵，名曰《广解四书读本》。复虑义有未周，理有未契，曾请硕学名儒，一再校订，八一三事变以后，又请富阳蒋伯潜先生重加译述。

盖余自经营书业，出版书籍数十万册，从无若此书之慎重者，以深知圣人之言，皆吾人日用之珍，身由之而修，业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兴。译得其当，理随事解，语或乖连，差以千里，不可不慎也。稿既成，因易名为《语译广解四书读本》。

呜呼！经师难遇，经师尤以通俗为难，若蒋先生之所译述，庶无闲然矣。

又事变以还，人心多怀疑惧，书业尤呈紧缩状态；甚者痛心于当前之损失，日夜忧叹，不知所措，余皆深非之，即世界书局总厂被占，损失达数百万金，余亦未尝置念；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惟此后如何计画，现时如何努力而已！

即在同孚村粹芬阁延聘通儒学者，编撰群籍，数年之间，成数百万言，此书即其一也。天不假缘，衰病侵寻，深惧溘然奄化，无以见余之志，故先将此稿付儿子志明印行。大地沈霾，兵祸未已，深愿世人手此一编，以为立身行事之标准。所望读者勿以偏见自专，勿以断章取义，勿以附会趋时，勿以违圣为高。

余老矣，傲天之幸，得以康复，更当尽力书业；万一不起，即以此为一生出版之纪念。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阁主人绍兴沈知方序

粹芬阁四书读本

序

唐文治

数十年前。英公使朱尔典回国时。福州严几道先生流涕送之，以中国之阽危也。朱公使语之曰。中国无虑危亡。可虑者。吾欧洲耳。严诃而询之。朱曰，中国有宝书，发而读之。治平之基在是矣，严询何谓宝书，朱曰，四书五经是矣，而四书为尤要。呜呼，外人之尊吾经借若是，而吾国忽焉不讲，岂非大惑不解者耶。庚辰季秋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阁四书读本见眎，属为序言。余受而读之，原书盖知方先生主稿，而蒋君伯潜佐成之，蔡君可园为之序，书成，适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可谓最高尚之纪念，是编虽间杂语体，然为浅近易解起见，其苦心可谅也，其中索隐，皆有独得之处，而分类一部，尤能提纲挈领，爰申其意而焉之序。

《论语》一书，为道德之藩藪，政治之纲领，与修己治人之道，悉备于此，近今学子，多有未读《论语》者，若不知分类研究之法，何由得其门径，清阮文达尝采取论语言仁各章，别为一篇，余仿其例，拟分十类，曰学，曰孝，曰仁，曰信，曰政，曰君子小人之辨，曰六艺论，曰教育立品准，曰人心风俗鑑，曰至圣救世不遇略史，而学孝仁政四者为尤要，非孝无以为学，非仁无以行政，比类读之，别其为浅焉深，焉精焉粗，而研究之，力行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可谓君子儒矣。

或疑居今世而论古大学，不免近于迂阔，不知自古以来，学制随时变更，而学道则万世不易，孟子论学校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明伦者，明德之效，小民亲于下，亲民之效也，列为三纲领，分为八条目，格致诚正，其全体也，修齐治平，其大用也，古本大学，列诚意章为修身之本，而诚意尤在谨好恶，自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起，其后正心章，有所好乐，有所忿懣，修身章好而知其

恶，恶而知其美，治国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平天下章惟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反之而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皆以好恶为纲维，而篇末则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又曰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呜呼，可畏哉，治国者其懍之哉。

《中庸》精义，具于首章，性命本源，不在空谈，而在力行修养，其大要有三，曰涵养，曰省察，曰扩充。涵养者，戒慎恐惧，寂然不动未发之时也；省察者，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慎独之功，未发将发之时也；扩充者，已发之验，致中和之要，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弥纶辅相之力也。而下篇则归结于至诚，不诚别无物，诚伪之界，人心生死之判也，诚故能成己成物，而心日以纯，不诚则自用自专，而心日以死。余于自著中庸大义序中已明揭之，又作中庸首章五辨以精研之，中庸准周易而作，经纶天下之大经，其在斯乎。

孟子生战国之世，目观战争攻杀之惨，慨然曰，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也，今世一大战国也，吾辈志在救人，非熟读孟子之书，阐发其学说不为功，余尝分孟子为十类，曰孝弟学，曰尊孔学，曰心性学，曰政治学，曰贵民学，曰非战学，曰文辞学，曰外交学，曰雄辨学，曰气节学。人心滔滔于利，安其危而利其菑，故七篇之始，首辨义利，大声疾呼以救之，其篇末叙道统之传，而先之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民生胥渐，泯泯棼棼，正气一振，则邪气自消，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非吾辈之责而谁责哉。

余尝有言，救国先救民，救民先救心，而救心大要，当训练国民之知觉。知觉宜清而不宜昏，宜通而不宜滞，宜先而不宜后，若事事落于人后，国之所存者幸矣。孟子言良心，言良知，又引殷元圣之言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灵警之谓也。然惟知觉之善良者，乃能灵警，否则为机变之巧矣。《论语·季氏篇》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在九思章前，是知觉在思想之先矣。《中庸》言生知安行，学知利行，是知觉在力行之先矣。《大学》言致知格物，郑君解之曰，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朱子解之曰，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皆合外内之道者也；明王阳明先生解之曰，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引孟子之说以释大学，所谓由善良而至于灵警也。今日欲求救心之法，当以阳明学为主，余尝著阳輿学术发微，窃愿学者读之，救心以救民，救民以救国，质诸邦人君子，或不迂视吾言。

太仓唐文治茹经序于海上南阳寓庐

粹芬阁四书读本

叙

蒋维乔

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三十余年前商务印书馆之老同事也。当时先生主发行所，余主编译所。虽同一机关以职务攸分，乃不克朝夕相见。因此先生之学问志趣，亦不得其详。但知先生之精明强干，既立功于商务，后即创办中华书局。又办世界书局，至今此两大公司，屹然与商务鼎足而三。屡经战乱，营业未蒙停顿。先生之功，有足多焉。先生既歿。哲嗣志明，能世其业，竟竞焉继志述事。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阁《四书读本》，印行公世。俾学子得自修善本，岂唯表扬先德，抑亦嘉惠士林，一举而两善备焉。昔赵普以半部《论语》佐朱太祖得天下。余乃恍然于知方先生事业之成就，决非偶然，其根本所在，实得力于《四书》也。志明以是书出版，属为弁言，因述余与先生之关系如此，至于读本之内容，则唐蔡诸叙已详言之，可勿赘矣。

民国三十年三月蒋维乔叙

蒋 序

蒋伯潜

二十五年冬，粹芬阁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园之介绍访余于西湖，余与先生始相识。翌年春，余左足以跌仆废。及秋，中日之战起，杭州、富阳相继陷，匿山中逾半岁，以可园之招，避地来沪，得复与先生相见。前年冬，先生出《四书广解》稿，谓曰：“四书者余童年之所习也。及长，寔之胸臆不敢忘。今老矣阅世久，益觉其可宝。小之一人之身心，大之家国天下，莫之能违也。注家虽多，要以朱子为能，发其义蕴而病后生之未能尽喻也。释以今语，应有裨于初学。是稿经通人笔削已非一次，今以就正，愿为之润色焉。”余以可园故，又见其意之诚也，许之避地蝨处。无故籍可资参考，仅就平时记忆所及，采汉宋诸家之说，绎述朱注，间亦为之补正而下笔未能自休。芜杂之讥，知所难免。越半载，始杀青，时先生已卧病，余亦以用力过勤，病脑甚剧。幸可园为之校阅补苴，始成是编耳。先生病中犹殷殷念及是书，曰将印行为周甲之纪念。呜呼！孰知今兹方排印成书而先生之归道山已一年乎！哲嗣志明以书成告，且请序其端。适余以覆车折左臂，杜门养病，爰为述其概略，如此既伤逝者，行自念也。

富阳蒋伯潜序于沪西鷓寄庐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孔子传

蔡巧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县。时为周灵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纥，母颜氏征在，孔子生三岁而父歿，儿时游戏，喜欢陈俎豆，做祭祀的礼仪，年十七，为大夫孟釐子所爱重，孟釐子的儿子懿子就请他教礼。

后来做季氏的委吏，司职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离开鲁国，游历齐、宋、卫三国，都没人欢迎他，又至周，问礼于老聃，回国以后，就渐渐的多了，他了，他又到齐国，为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很钦佩他，想对他以尼谿的田，齐相晏婴和孔子道术不同，反对他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意思是说儒家繁文缛节，不能叫全国的人都学著，后来也终于没有成为事实，齐大夫之中，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从齐国回来，这时鲁国季氏专权，陪臣执国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里修诗、书、礼、乐，一时从远方来受业的很多，但当公山不狃在费反抗季氏的时候，也来请过他，他很想去，以为借此可以发挥发挥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却有不赞成的，后来也没有成功。

到后鲁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做司空，做大司寇，他做大司寇的时候，适值齐国要求和鲁公相会，孔子以齐是个强国，鲁常常受他的欺陵，心中有些不放心，就对定公说道：“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定公听他的话，因具左右司马以行，和亦侯相会于夹谷，于那地设一坛位，土阶三级，两国君主揖让而登，献酬为礼，仪式还算隆重，不久，就有齐的官员走了上去请求说：“请奏四方的音乐。”

齐景公点一点头，接着就有一批莱人，手里拿着旂旄羽毛被，